

書叢學大
史國英
冊上

著林味勒屈
譯升端錢

行發館書印務商

大學叢書
史國英

冊上

著林味勒屈
譯升端錢

行發館書印務商

大學叢書委員會 員 委

丁燮林君 李權時君 胡適君 唐鉞君 傅運森君
王世杰君 余青松君 胡庶華君 郭任遠君 曹惠鑾君
任鴻雋君 何炳松君 姜立夫君 陶孟和君 鄒魯君
朱經農君 辛樹蟻君 翁之龍君 許璇君 鄭貞文君
朱家驥君 吳澤霖君 翁文灝君 陳裕光君 鄭振鐸君
李四光君 吳經熊君 馬君武君 程天放君 劉秉麟君
李建勋君 周仁君 馬寅初君 程演生君 劉湛恩君
李書華君 竺可楨君 孫貴定君 馮友蘭君 黎照寰君
蔣夢麟君 歐元懷君 顏任光君 顏福慶君
顧頡剛君 羅家倫君

獻 紿 淑 媚

沒有她的壯遊學樂我恐不會有勇氣來繙譯這鉅著
沒有她的頻頻慰勉我絕不會有精力來完成這繙譯

譯者序

單本的英國歷史以我所知最佳者有三本，一爲伽地納的學生用的英國史，二爲格麟的英吉利人民的短史，三即我現在所譯屈勒味林·喬治·馬可雷著的英國史。（註一）三位著者都是英國名史家，三書亦各有特長之處。格麟的短史因能注重於全民的生活，因能不限於政爭，兵爭，及君王政客的起伏，故爲著史者闢了一個新的途徑，而爲他自己博得了極大的聲譽。伽地納的書固屬於課本一類之書，但他爲精博宏通的史家，且其取材的宏富，抉擇的精密，條理的清晰，究非一般教科書所可比擬，故我亦不能因其爲教科書而遽不列它爲最佳的單本歷史之一。然而無論你怎樣推崇伽地納或格麟，無論你怎樣力稱它們特有的優點，如同伽地納之宜於初學，及格麟之特闢一徑，屈勒味林的英國史一出版而最佳單本歷史之譽便舍它莫屬。

屈勒味林自己於序言中嘗提過於數百頁中記述英國整部歷史之不易，它深恐所著者不成爲教科書，便成爲一篇極長論說。實則他無須虛衷過甚，無須懷着恐怕。他的書同時是一部很好的教科書，及一篇極佳的論說——或者我們可說中含無數篇無數段極佳論說的長文。它沒有教科書的流弊，它也沒有論說的缺陷；熟知英史者可以讀之而多所啓發，而稍具英史知識者亦可讀之而完全瞭解。有人也許不肯承認它是教科書，但這是一種主觀的見解，我們不易贊同，也不易否認。如果教科書定須是一本沒有讀過英國歷史的人可以澈悟的書，那屈勒味

林的當然不是，但伽地納的又何嘗是一些英國歷史不知道的人讀伽地納時也不見得能全懂。如果書之能給讀者以整個的有系統的簡單知識者便是教科書，那末屈勒味林的確是一部很好的教科書。以和伽地納的比起來，它有新穎準確之妙，而伽地納的則已嫌陳舊。

但英國史決不單是一部教科書，一個課本而已，它的最優之點也不是課本的優點。喬治·馬可雷的父親喬治·鄂圖（George Otto）爲一名史家，而喬治·馬可雷則爲馬可雷貴族的外甥，所以喬治·馬可雷可當系出史家之名而無愧。他自己又終身致力歷史，而不像他父兄（註二）之有志政治。他的史作極富，他固嘗以關於意大利的歷史著作著名，然這祇是說他爲英人治意大利史者中之首屈一指者，并不是說他關於本國史的著作尙不及關於意大利的之佳。而且一九二六的英國史，除了被推爲近十年來英國最偉大的著作（註三）外，一般人更公認爲屈勒味林一生的巨著。名史家名著的價值於此蓋不難推想而知。

英國史這樣被世推崇的原因甚多，其最重要者，一爲範圍的廣大，舉凡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變遷無不包納在內；二爲材料的宏博，凡一九二六以前出版的書籍，發現的文書，地下的掘獲皆在直接或間接利用之列；三爲文筆的卓絕，流暢的敍述，生動的摹繪及深刻的論評無一或缺；四爲涵義的深長，著者絕不是平鋪直敍之人，更不好爲武斷之語，故其令人深長思之處爲獨多。格麟以能注重社會史的方面得名，其行文亦極佳，但無論在那一方面，屈勒味林據我觀察所及，實勝他幾籌。世人每稱耶教聖經爲萬書之書，而孔子則爲聖之時者也，我如以「英史中之時者也」稱屈勒味林我想也不會有人頗駁我罷！

但英國史的完美爲一事，而我的譯本又爲一事。屈勒味林的應譯爲一事，而譯文的好壞又爲一事。屈勒味林之書本爲能讀英文之人——尤其是英美之人——而作，故譯成中文後，即使譯筆極佳，瞭解上勢必有不少的困難，何況像我那樣不敏更何敢有絕無困難之望？

譯書者的兩大責任，一爲忠實，又一爲通順，至於文章格調之宛如原著則已是一種應有而不易有的奢侈品。我的首要的關心在忠實。關於此點我相信我還沒有多大的失敗。遺漏之處既絕無僅有，牽扯誤會之處我自信也不至於多——如果有的話。至於第二點——通順——我已沒有如許多的把握。我當然力求通順；我固不欲以文字害意，因求通順而失了忠實，我也絕不敢專事直譯致有文字不通，真義無可索解之苦。我所用的是語體文，但也不是純粹的語體。我以為中國人讀書，不論出聲或不出聲，其實總和朗聲循讀無別，如果語體文所習用之『底』『嗎』『呢』一套虛字太多，則讀時極難順口——至少在今日能讀稍深之書的一代，但爲準確不涉含糊起見，我有時於一句中所用的字——以此爲例——常有三四之多。爲不失原意起見我又常被迫而用西文『·』『——』等等的符號，及造句方法有類德文的長句。我明知這些與讀書時的流暢有妨害，但它們都是爲忠實而有之不得已的犧牲！說到格調，我更不敢說什麼話。如果細心的校讀者，以爲我的譯文於有幾處尙多少帶些原文的文氣，那我祇能以意外的鼓勵視之了。

末了還有關於翻譯的幾件瑣事要說一說。原書中對於年月日無一定的規則，有時放在本文之內，有時則附註於頁邊，譯本亦大多照樣辦理，未多變更。原文中的附註亦十九仍舊，但一部分被併入正文，更有一部分則因無

關重輕而被節去。原書中暗射經典說部之人名地名及事蹟之處甚不少，在英人讀之固不難瞭解真義，但在我人讀之不免有味同嚼蠟之感。一方爲保存原書本來面目，一方又爲助讀者的理會起見，好些文學及歷史上的暗射，譯者另於附註中加以說明。爲保存本來面目起見，詩歌等亦一仍原來的排印方式，沒有刪去，也沒有改穿散文的服裝。不過我要聲明，舊詩的格式非但不適於準確的譯文，也非譯者所能，而新詩則譯者更是門外漢，故譯文中的詩雖穿了詩的服裝，恐怕也祇能以散文看待。又著者所引用的詩文詞句往往沒有註明出處所在，譯者擇其重要者特爲查出註明，但亦未能全數加以註明。地名人名之難譯在語言龐雜的我國爲極難解決的問題，在本書中凡習用的名辭概從習慣，其餘英法德三種的名辭從其原文之音，而別種文字的則從其英文的譯音。凡從人名地名變化來者，如詹姆斯主義（Jacobitism）等，左旁俱加『——』，但從普通名辭演化出來者，如羅拉特主義（Lollardry）及呼格諾徒（Huguenots）等俱無『——』的記號。地圖中的地名亦概用中譯，但懂西文者自以參看原圖爲易於認識。

英國史譯成中文後已成六十萬言的巨著，翻譯中錯誤，矛盾，及其它不妥之處自是難免。譯者極歡迎讀者們的指正。

錢端升一九三一四月於北平。

(註) S. R. Gardiner: A Student History of England; T. R. Green: A 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A History of England.

(註二) 納治·鄂圖爲格拉德斯吞 (Gladstone) 內閣中的閣員，他的長子查理爵士 (Sir Charles) 即著者之兄，則當長首次及二次的工黨內閣。

(註三) 見一九一六的泰晤士報文學副刊，或同年的每年記事 (Annual Register) 的文學部分。

著者序

英國全部歷史本非數百頁（註）的一冊書籍所能盡載無餘。欲以數百短頁而囊括英國史的全部，不流爲一部教科書，即難免成爲一篇長論說。本書採記事式的體裁，依年代的順序，敘述要人大事的經過；同時又不忘以國家的經濟狀況，政治制度及海外事業爲根據而論列到社會發展的種種。由前者言，本書尙未脫教科書的模樣；由後者言，則本書又類似一篇長論。

關於蘇格蘭，愛爾蘭，威爾士，及海外各屬地的歷史，我雖自問尙能一體顧及，尙不致過分偏向英國人的立場，然本書（尤其是前幾篇）勢不能不以英吉利爲中心，否則，便難求一貫。我不欲因命名較廣而令讀者起一種不易滿足的奢念，故僅以英國史名此書。

一九二四年春季，我應羅威爾學會（Lowell Institute）之請，在波士頓講演英史。本書實由當時之演稿增潤而成。茲謹以獻給哈佛校長羅威爾先生及當日其他的東道主人。

劍橋大學克拉判（Clapham）博士及厄力奧特（Claude Elliott）先生俱有功於此書。前者所著的《不列顛近代經濟史》，於未出版前我即得細讀而充分利用。後者則爲我詳校此書的前半，更從而加以指導。對二君我當於此深表謝意。

屈勒味林·喬治·馬可雷。一九二六，四月，於柏克哈斯退特 (Berkhasted)。

(註)譯者按原文共七〇三頁。

緒論

我國國史由來已久，我國人民的開化蓋遠在阿爾弗勒（Alfred）朝以前。但爲世界領袖國之一，卻近在依利薩伯（Elizabeth）朝以後，故不列顛大國的歷史比較甚暫。一久一暫之故可於地圖中追尋而得。古時的製圖者，無論爲亞歷山大里亞城的學者，或中古寺廟中的教士，無不把不列顛放在西北的極邊，但自美洲及到非亞的航線發現後，不列顛頓居海運的中心。此地理上的變遷，不列顛人民亦能充分利用。在斯圖亞特（Stuart）時代，不列顛不特已成海洋貿易的中心，抑且爲金融及實業的重鎮。科學昌明以後，國人更以機械用於製造，於是工業革命以起，而不列顛在世界上所佔的地位益形優越。當時移民海外之舉亦已發生重大影響。十三州雖離英獨立，但不列顛帝國仍日增月盛，儼然爲有史以來最大的帝國。

最近數世紀的不列顛不特因物質上的進步而執世界之牛耳，知識上之發育亦爲前此所未睹。在中古時，不列顛雖可以比德、倍根、巧塞、威克里夫（Bede, Bacon, Chaucer, Wycliffe）等自豪，然當時國人對於科學及文藝的貢獻和沙士比亞以來的造詣比起來尙瞠乎其後。倫敦一躍而爲新世界、新海洋的運輸中心時，亦即國人致力於文藝復興及宗教改革的盛世。文藝思想上的成績愈著，不列顛島國人的本能亦因而益彰。

在政治上說起來，不列顛向以『國會的母』著稱於世。政府本不易兼有行政的效能，民衆的管束，及個人的

自由；普通國家恆患顧此失彼之病。然而不列顛竟能依據它的民風民氣，逐步改善，隨時變化，而蔚成一種兼有三長的政制。此亦不容世人不加注意。

國會起源於中古時代；因國會的奮鬥而得通行於英語各國的通常法亦肇始於中古。厭惡政治上之專制，各階級的分轄政權，公團生活之注重，公團得舉代表以參加政治：凡此種種本爲中古政治的特長，而國會的所由起。在推鐸爾(Tudor)斯圖亞特及漢諾威(Hanover)數朝代中，國會之制既移植於新大陸，而又能力拒彌漫歐陸之羅馬政治思想侵入不列顛。是時不列顛的政治史，益不與歐陸的政治生活浮沉。法及西班牙固亦嘗有等級會議之設，但此種等級會議始終不能適合於近代情況。封建制度陵夷以後，繼而起者爲君主專制；拉丁各國統視君主專制爲新时代應有的政制，而馬基亞弗利(Machiavelli)的君權主義竟能風靡全歐，無一新興國家得獲幸免。祇有不列顛尙能藉國會的宿威，抵禦狂濶，更從而樹立民選議會統轄帝國的盛治。自一六八九以迄一八一五，各大國間的商戰兵戰此仆彼起，不可勝數，而我國的貨品、戰艦、軍隊，無一落人之後。工業革命而後，各國間的競爭視前益烈，然我國的地位仍不稍墜。於此，益見國會自由國比君主專制國能順人民的意志，得人民的歡心，而效能亦大了。

至十九世紀時，國會制度之運用，其難尤數倍於昔日。工業革命而後，社會狀況本日趨複雜，而日增月大的帝國復引起許多民族的問題。民族愈繁多，相差愈劇烈，則統治亦愈困難。然而國人幸能權衡短長，以國會制治理白色人種，以公平正直之道待遇未能自治之民族；龐大之帝國因而得以保全。

綜上所言，最近四世紀實爲不列顛歷史中最特出之一部分。無論物質的進步，種族的繁殖，政治或社會制度的發達，文藝或思想方面的貢獻，俱在此四世紀中有一日千里之勢。我於此時期的史乘獨詳者正以此故。但推鐸爾以前的歷史我亦決不敢過於忽略。無一〇六六年以前入侵不列顛的種族及因入侵而生的種族大混合，則烏有今日之不列顛民族？無諾曼及不蘭他基奈(Norman, Plantagenet)兩代雄主之守土固疆，使一國之文物制度得以循次樹立，則五百萬之不列顛人民又烏能於依利薩伯朝時利用海洋間之新發現及知識界之新運動而建數百年來之大業？全書三分之一悉以追述推鐸爾以前的古史者，即所以表明古史的不容輕忽。

不列顛自古即和海洋、港灣、河流結不解緣。它在近代爲海上霸王，能役使海洋。它在古代則因海洋而爲人所役；它的運命每繫於逐波而來之異族。自伊比利亞人(Iberians)及塞爾特人(Celts)以迄薩克森人(Saxons)及丹麥人(Danes)，自腓尼基(Phœnicia)商人以迄羅馬及諾曼的戰士，舉凡強有力的僑民，舟子，農人，商賈，無不隨海浪而由歐陸遠適不列顛，而移居此地，而充實舊有居民之文化。論人民國性，以及言論，不列顛實以由東岸登陸的條頓及斯干的那維亞人爲主幹。論文化及組織能力，則不列顛又深受由南岸侵入之地地中海各民族的影響。

薩克森王克努特(Canute)時不列顛曾和斯干的那維亞共休戚。此種親密的關係因諾曼征服(Norman Conquest)而中止。此後數百年間諾爾狄克(Nordic)人（即條頓及斯干的那維亞人）的島國遂受治於操法語的貴族及操拉丁語的僧侶。在異姓的領袖之下，濃厚的國家觀念卻得以萌芽，而特異的政法制度亦日漸發達。

在巧塞及威克里夫時，雖百年之戰方大肆其殘殺之能事，我們已可窺見不列顛漸漸離歐陸而自成一國。且此新國又決非薩克森時之舊國所可比擬。新國實由多種種族及多種文化相混合而成。經過數百年天時地利之調劑後，此混合的國家已溶化成一新國。迨至宗教改革，脫離拉丁族的指導之後，不列顛更自成一系，亦不須重和斯干的那維亞及條頓各國相親近了。

此時——和歐陸關係日趨疏遠之時——實英國文化政治發展上的一大關鍵，也可說是一大危機。幸而蘇格蘭適於此時與英格蘭合而爲一，而新發現的世界亦畀島民以四出活動的機會。英人爲島國國民，然而他又具有萬象的經驗和世界的眼光者，亦實因三百餘年來，他能稱雄海上，足跡遍新舊兩大陸的各岸之故。

由此以觀，在早時，不列顛和海的關係是被動的，吸受的；在近時，是主動的，進取的。早時也好，近時也好，海是不列顛歷史的關鑰。

英國史目錄

譯者序

著者序

緒論

第一卷 種族的混合 自最古迄諾曼征服

概說

第一章 始祖 伊比利亞人及塞爾特人

不列顛島 島之富饒 地勢及入侵者 伊比利亞人及其文化 貿易及貿易路線 塞爾

特人之來 塞爾特文化 塞爾特人的農業 塞爾特人的宗教

第二章 羅馬不列顛

羅馬人和不列顛 凱撒的人侵 拉丁文化的傳播 塞爾特及羅馬時代的倫敦 克勞第

目 錄

烏斯的武功 波阿狄栖亞之變 西北邊陲 蘇格蘭 拉丁文化的勢力範圍 都市生活

農耕 都市政治 部落政治 宗教

第三章 諾爾狄克人侵佔的初幕 益格魯薩克森征服 二二八

諾爾狄克人和不列顛 諾爾狄克種族 入侵不列顛的各族 入侵民族的生活狀態 入侵民族的政制 入侵民族的作戰能力 歷史上的空白 『薩克森岸』 羅馬不列顛的衰敗 征服的方式 都市的毀滅 分割及紛亂 大規模的移植 羅馬文化的消滅 西部的逐漸征服 英吉利人的血統 羅馬人的遺留 倫敦城址 羅馬大道 威爾須耶教

第四章 地中海勢力的重起 耶教的回復 二二九

古時社會進化的必要條件 耶教的功用 益格魯·薩克森人的舊宗教 新舊兩教的互觸 威爾須耶教的入英 聖巴屈里克 愛爾蘭耶教及寺院主義 聖哥岱巴及蘇格蘭 羅馬教皇格列高里 奧古斯丁 諾森伯利亞及麥細亞之戰 麥細亞的勝利 愛爾蘭教之佔上乘 惠特必教務會議 羅馬組織的復來 學問的復活 比德 音樂及建築 教社的組織 教區制度的起源 教社助長文化之力 教社及國家的法律 教社的政治勢力 益格魯·薩克森人猶存的英氣

第五章 諾爾狄克人第二次的入侵 外琴人的留居及勢力 二三一